

# 30年见闻杂记

浑逸群著

金陵书画社

恽 逸 群 著

# 30年见闻杂记

金陵书画社

书名：三十年见闻杂记

# 三十年见闻杂记

三十年见闻杂记

恽逸群

金陵书画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75 插页3 字数78,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0册

书号：11234·001 定价：0.45元

(内部发行)



作 者 像

## 出版说明

著名新闻工作者恽逸群同志(1905—1978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1948年曾以《蒋党内幕》为名，在《新华文摘》上陆续发表文章，这是作者在当时战争环境手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全凭脑子记忆写出来的。其后汇集成册，更名为《蒋党真相》，由山东解放区大众出版社出版，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55年，作者对原书作了一些必要的删改，并重新编排章节，准备付印。后因作者蒙受冤狱，致修正本未能与读者见面。1980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给予恽逸群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今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把修正稿本重新排印出版，此次出版，在文字上经强剑衷同志作了校订。现据作者生前愿望取名为《三十年见闻杂记》。

1983.5.30

### 二、蒋介石的军事帮手

何应钦

陈诚

胡宗南

白崇禧

### 三、特务组织

CC团

## 目 次

一、蒋介石的真本领	(1)
独得曾国藩的嫡传	(1)
“精神感召”	(4)
“挥金如土，一钱如命”	(6)
阴谋起家	(8)
第一个升降机——“左派”、“右派”	(11)
流氓本色	(15)
第二个升降机——“党派”与军阀	(21)
“分而治之”——纵的割据	(24)
“下诏罪人，破格用己”	(28)
二、蒋介石的军事帮手	(33)
何应钦	(33)
陈诚	(36)
胡宗南	(38)
白崇禧	(40)
三、特务组织	(43)
C C团	(43)

C C要角	(49)
蓝衣社	(53)
贺衷寒、邓文仪和康泽	(57)
暗杀专家戴笠	(59)
(1) 蒋经国的“新太子派”	(65)
<b>四、宋孔财阀</b>	<b>(67)</b>
(1) 宋子文和孔祥熙	“巨擘精英” (67)
(2) 宋子文的理财术	“命脉舞一土城金粟” (70)
(3) “法币”与“外汇”	“金块集团” (79)
(4) 孔祥熙的发财法	“财主” —— “湖南财王” (84)
(5)	“台本钜流”
<b>五、其他派系</b>	<b>(89)</b>
(6) 政学系	“黑道高流” —— “长者风范” (89)
(7) 英美派	“与狼共舞” —— “人魔附体” (97)
(8) “夫人派”	“夫人派” (106)
(9) 孙科派	“孙家军” (108)
(10) 元老派	“元老派” (112)
(11)	“南洋财团”
(12)	“新贵派”
(13)	“三足鼎立”
(14)	“CC团”

## 一、蒋介石的真本领

在中国近代封建军阀统治全国的历史中，蒋介石是非常突出的。袁世凯凭借他的兵力和权谋，窃国政，先后不到五年；段祺瑞时起时落，合起来还不到四年；吴佩孚、曹锟则不到两年；而蒋介石却维持他的专制独裁统治达二十年以上（一九二七——一九四九）。蒋介石究竟有什么本领呢？下面就加以叙述：

### 独得曾国藩的嫡传

湘乡曾国藩帮助满清皇室屠杀人民，谄媚英法等帝国主义，罪恶滔天，是大刽子手、大汉奸。辛亥革命以后，早有定论。不料过了十余年，这位谄媚异族、屠杀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运，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论治军、治家，处处奉“曾文正公”为圭臬：在鄂、豫、皖、湘、赣“剿共”的时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模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崇拜曾国藩呢？除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是中

国军阀建军的祖宗(在曾国藩之前，正规军为绿营，是统一的，他创始了湘军，才接着产生了李鸿章的淮军，后来才有袁世凯的北洋军)，他的治兵方术是反人民军队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蒋介石的老师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凯，都没有蒋介石那样体会得深刻。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招募一大批农民，为保卫地主豪绅的利益与另外的一批农民作战，这件事已不大好办，后来“率领湘勇出省杀贼”，当然更不好办——在本地时还可以用“保卫家乡”(实际是保卫地主)的口号骗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拼命的，农民为什么肯为满清和曾国藩拼命去杀另外一批农民呢？聪明的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写给九弟国荃等的信上，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上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强奸妇女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文了。

曾国荃攻入南京时，先锋为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书的记载，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满清追念其功绩，封世袭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战过劳而死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昌芬同志亡命来投，在我创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工余闲谈，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孙，谈起他曾祖的轶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种“过劳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几天，破城后接连强奸了两个妇女，因而致死的。提督是清朝武职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纪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于一九二八年夏遭蒋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义)！

曾国藩、左宗棠等部下湘勇，在各次反人民战争中无谓牺牲的为数甚多，也有极少数官弁以掠杀而升官发财。在旧社会中，穷人的性命最不值钱，死了是没有人提到的；而千百之一的发财致富的则为人称道不止。左宗棠部下有一个姓周的提督，是雇农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礼物在中途赌钱输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当兵，在反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积“功”升到总兵，回家成了全县最大的地主，从县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两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拚命，打下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能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拚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拚命打仗，打胜了好抢老百姓的财宝；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拚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中国最早的军阀）就发了大财。

左宗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当幕府，因杀樊祯祥的父亲，被湖南官绅所弹劾，曾国藩保荐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宗棠最不佩服曾国藩，说他太虚伪。左宗棠对曾国荃却很投契，说“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问国荃：“九帅一生得力之处何在？”曾国荃回答他有两句话：“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大为佩服。他所挥的金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带兵时抢来的、骗来的（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回籍置田百顷）。

曾国藩靠这两手，才能组织几十万军队进行反人民战争，所以蒋介石要事事模仿，处处崇拜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

队纪律之坏，有口皆碑，“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遍及全国。为什么坏到这样，因为他得了曾国藩的衣钵真传，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励士气”啊！

### 精神感召

蒋介石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谋超过袁世凯。尤其是削弱地方势力，成绩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从来没有人能奈何他们，但碰到了蒋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蒋介石在抗战之前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确收到极大的效果，许多地方集团的中级将领（师、旅长）到庐山受了几个月的训，心就变了，倾向于蒋介石了。蒋介石的喽罗们说是“由于委员长的人格伟大，他们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悦诚服地归向中央”。

蒋介石常常讲“精神”和“道德”，而他真正信仰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蒋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么“精神”能“感召”别人去倾向他呢？

据熟悉庐山训练团内幕的人透露，蒋介石的“精神感召”一般过程是这样的：

庐山训练团的教育课程包括蒋介石的训话在内，都是官样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许多隐藏的特务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将领的生活、历史、财产及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特别是长官和他的经济关系，曾经给他发过多少财。到训练完毕，蒋介石即分批接见受训的将领，简单询问一些部队的疾苦，说些好话，无非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有什么困难一定代为解决等。

等的官面话，这就是所谓“个别训示”。“个别训示”之后，受训将领就要整装回防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分别有人去访问他们，说“委员长特别关心您，所以叫我单独送些路费”。这一笔路费，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没有经过手的大数目，对西北军和晋绥军一类的穷军官，数目是十万元、二十万元；对四川军、广东军一类的较富庶地区的军官，则多到八十万元或一百万元，这一笔钱甚至要比收受人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收受者拆开封套，看到这样一笔大数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经为之震惊，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么看花了！于是他的“精神”就开始被“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来的长官）十几年或几十年，为他出力拚命，他从来也没有给我搞到这许多钱；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笔钱，结果大部分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分；或者是某一地区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驻防一年半年也可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调剂别人而不肯调剂我；过去我那一次为他拚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险，他却待我如此吝啬刻薄，实在太对不起人了！蒋委员长，我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他却送我这么多钱，可见他待部下的厚道！”于是这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层！最后回去时，侍从室经手送“路费”的人要介绍一两位亲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费”的将领当然满口应允，于是随着特务的打入，日夜宣传“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拨原来隶属关系间的恶感，这位将领的“精神”就完全被蒋介石“感召”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过程，及其“伟大人格”的具体影响！这就是庐山之所以曾经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圣地”的缘故！

## “挥金如土，一钱如命”

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够得上说是“挥金如土”了，但在蒋介石二十年来所搜刮、所挥霍的数字中仅为“沧海之一粟”。如一九三〇年蒋冯之战，蒋的嫡系精锐第三师（师长为张治中）、第四师（师长为徐庭瑶）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用陈诚所献的计策，以一千五百万元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叛变，得以转败为胜。那时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两万万元左右，一千五百万元就占了十三分之一；那时候，蒋介石自己的军队不足三十万，全年的军饷只要三千多万元，一下子就付出等于全年全部军饷的一半，可见蒋介石用钱用得很慷慨。

一九三六年夏，蒋介石用二千余万元收买陈济棠的空军，有人计算一下，比买新飞机还要贵三、四倍，说这个买卖犯不着做。蒋介石说：你不会算帐，这个买卖并不吃亏，而是便宜的——我们买一架新飞机，只能抵他一架，现在把他的收买过来，我多一架，他少一架，当然一架要抵两架的价钱；单有飞机还不中用，一定要有人，训练一个空军人员，比买一架飞机的钱还要多。我训练一个，也只好抵他一个，收买他一个，则我多一个，他少一个，自然一个要顶两个。因为蒋介石精明到如此地步，于是陈济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战之前，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武器好，服装好，吃得更好，嫡系军官还另外有额外补助费，如李延年，就每年要买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一九三六年决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车，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车换掉了，他们的生活比上海的大银行经理还要阔气些。钱从哪里来的呢？大

部分是蒋介石给的(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嫡系吃空额,侵占士兵饷银的风气还不大,到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蒋军军官们才从士兵身上打主意,贪污之风比杂牌军更甚)。

蒋介石的“挥金如土”,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他用钱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则吝啬异常,几乎“一钱如命”。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夜,黄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铁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时对友人说:“在徐州同时看到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两种军队的服装与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如果是东北军,就非造反不可,实在太气人了!”蒋介石对待东北军的苛刻,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〇年蒋冯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为了待遇不公,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换过蓝谱不到三年,电报往来,称兄道弟,冯电蒋质问何以对西北军(那时称二集团军)待遇不公,蒋介石复电申述两大理由:第一,二集团军生长西北,向来苦惯的,苦些也不要紧,不妨事;一集团军(蒋自己统率的)生长东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团军是冯亲自训练,有刻苦作风,生活苦些无妨;一集团军就不行。蒋介石还说:过去所以推兄为军政部长,即希望兄能以西北军之艰苦作风贯彻于全国军队。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一集团军所以不能吃苦,必须待遇高些,这个责任要你冯玉祥负。

果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必须苛待西北军吗?只要把收买韩复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万元给整个西北军,就足够西北军全军用一整年而有余,不会再有待遇不公的问题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机器厂与中央电气厂均迁到云南去,因为机器藏在山洞里生锈,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再建议,稍增一些机件即可制造飞机,那时预算,只要花费一

百五十万元就可以每月制造一架飞机，先搞起来，以后再扩充。三上呈文，蒋介石和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均置之不理。为什么？因为自己能造，就要少买外国货；少买外国货，就少赚了回佣。

## 阴谋起家

蒋介石在同盟会时期，几乎毫无地位。辛亥革命时从日本回沪，与张群、吴忠信同隶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号称“团长”。当时陈其美的部下异常庞杂，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上海各色各样的流氓，大部分都和“杨梅都督”（陈其美的外号）有些渊源，所以都督府的“将军”多如牛毛，区区校官谁也不放在眼里。那时共舞台的演员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将”阶级（当时共舞台在城内九亩地，后失火，即迁至法租界，在废墟重建的戏院改名新舞台，到一九二一年前后，潘、夏仍登台演戏），蒋介石那样的起码团长，从哪里数也数不到他。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愈加沉湎于嫖赌。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北伐，派他做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另一粤军参谋长为罗翊群，罗、蒋不分正副，同称参谋长），蒋也想投机一下，不料一到广东，就撞上陈炯明叛变，跟了孙中山退到上海，这一下蒋介石就有了政治资本了。

孙中山爱用死人作榜样以激励活人，因此陈英士（其美）的姓名常被他和朱执信、邓仲元一起提及，被夸奖为“革命功臣”，而蒋介石是陈英士的部下，又是陈英士的同乡（浙江人），这次又在危难之中跟随了孙中山，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东重振旗鼓，要蒋介石去办

军官学校，但蒋那时在上海跟着陈果夫（其美之侄）、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的湖州同乡，那时与陈果夫同为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在交易所“抢帽子”（交易所是不费什么本钱的投机买卖，看价涨先买进，再卖出；看价跌即先卖出再补进；看准了赚到涨跌的差额，看错了蚀去差额，不涨不跌贴去交易所手续费。买卖均当场了结，不拖到第二天，交易所的术语为“抢帽子”），足够嫖赌耗费，早把“国民革命”抛在九霄云外。那时廖仲恺先生写信催他到广东去，他回信说：“必须有人能象英士那样原谅，并不时教育，才有信心。”换句话说，他是不守什么纪律规矩的，要末就是干脆不干。那时他正和长三堂子里的“倌人”（书寓妓女）陈洁如（宋美龄之前的“蒋夫人”）搞得火热，把老婆赶回家去。据一九二七年蒋经国给他母亲（蒋介石的原配毛氏）的信上说：他（指蒋介石，下同）只顾自己在外嫖赌吃喝，不顾家里妻儿的饥寒，你（指毛氏）规劝他，得到的回答是非骂即打，我亲眼看到你在楼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从楼上直滚到楼下，跌得不省人事，他却扬长而去；可见他是残忍没有人性的，是典型的下流流氓！

交易所的全盛时代如昙花一现地过去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亏空了一百多万元，上海站不住脚，只好到广东去“革命”。靠山大树倒了，门下食客蒋介石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于是请了一次“赖债”酒，说：蒋某到广东去，如有得法的一天，一定加利奉还，否则来生变牛变狗报答各位。赖债以后，也就带了陈洁如南下“革命”去了。到广东后又奉命到苏联去考察，知道苏联真正帮助中国革命，孙中山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此“机”大可一“投”，于是在廖仲恺先生的扶助与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合作下，办起黄埔军官学校，到一九二五年时编了两团

学生军，参加东征，才初露头角。但直到讨平杨（希闵）、刘（震寰）之后，成立国民政府，还没有蒋介石的地位。

蒋介石怎样能一跃而居重要地位——在军队中从军长、总监、总司令而委员长，在国民党内从中执委、中常委、“主席”而“总裁”，在政府中做到“院长”和“主席”的呢？一句话，完全以阴谋起家！

他的发展过程，简单描摹起来，就是：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利用两个以上的势力互相对立，各不相让，造成自己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机会；自己出头以后，再继续挑拨离间，以甲倒乙，以乙倒甲，互相抵消，各个击破，造成“惟我独尊”的局面。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在武汉的军委会总政治部出版过一本分析蒋介石的小册子，有这么几句话：

“你是左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左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你是右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右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左派右派，都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升降机。”

蒋介石的起家术之一，确实是这样的，成功之后，他仍靠这一套排除异己，稳定既得地位。到获得统治地位以后，他当然又意料到他的部下可能抄他的老文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为预防这一着，于是对他的部下亦制造矛盾，互相牵制，各不相下。这样，大家就只好拥戴他这“领袖”，所以他的专制皇朝才能维持到二十年以上。

袁世凯的失败就因为冯国璋、段祺瑞两人的势力太大，具备了继起为北洋军阀领袖的条件，所以袁世凯为人民所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封建集团就牺牲袁世凯。从个人讲，蒋介石比袁世凯高明，因为在他的下面没有一个人能抵得上